見故深藏之昔堯葬桐林農不易畝舜崩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城市下銅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必欲禁下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凶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風化黷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親戚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勵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敎矣允如此奏非一帝從容聽之也

蘇輒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敎民行鄉射飲酒之禮于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焉以爲田野之獻籩豆之

其脤膰而歸昔堯舜之盛也修此禮而不廢及其衰也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鄙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敎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忍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殘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甚心其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敎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以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推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宏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推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時而其暴戾之夫每ヒ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